

蔡文姬来到左国城

□ 王永卫

伯益掘井流醴泉,世代畅饮润心甜;匈奴古都左国城,蔡文姬在这里吹胡笳……这首流传在方山县南村民间上千年的歌谣,唱出了老百姓的感恩之情,吟咏出这座诗一般的古都故事。让我们跨越千年的历史长河,沿着时间的隧道,在民间音乐中寻找那动人心魄的千古绝唱。

蔡文姬生活的时代约在公元162年至239年之间,名琰,原字昭姬,晋时避司马昭讳,改字文姬,陈留圉(今河南杞县)人,汉魏间女诗人。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,自幼博学多才,好文辞,又精于音律。初嫁河东卫仲道,夫亡无子,归母家。汉末天下大乱,董卓入据洛阳,她起先被董卓军强迫西迁长安,接着又在兴平二年(195)被南匈奴军所虏,在匈奴王庭左国城中度过12年,生有二子。建安十二年(207年)曹操遣使者持金璧去南匈奴赎回蔡文姬。蔡文姬回到中原后,又重嫁屯田都尉董祀。曾回忆缮写亡父作品400余篇。蔡文姬今存作品,有五言《悲愤诗》及骚体各一篇和有名的《胡笳十八拍》。为我国历史上四大才女之一。

那么蔡文姬与左国城有什么关系呢?经笔者多方查找历史文献资料,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:东汉初年,匈奴内乱分南、北两部。南匈奴投东汉,并助其攻灭北匈奴。此后,南匈奴渐为东汉附庸。汉庭将其各部安置于边塞各郡,单于庭驻位于西河美稷,即西河郡治。并设使匈奴中郎将监控南匈奴。

永和五年十月,顺帝以南匈奴势盛,命徙西河等郡郡治以避之,西河郡治由平定(今内蒙古东胜)徙至山西离石。匈奴单于庭入住左国城。蔡文姬在战乱中遭匈奴人掳掠,后为南匈奴左贤王之姬妾,在左国城生活了十二年并与左贤王生育二子。

左国城位于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南村,为春秋时期的皋狼城,汉代皋狼县。从公元140年西河郡内迁离石起,这里成为南匈奴单于王庭,即:南匈奴的首脑机关,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的核心基

地。《汾州府志》(清乾隆版)卷之二十五、述:“晋书刘元海载记:刘元海,新兴匈奴人,冒顿之后也。名犯高祖庙讳,故称其字焉。初,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,以妻冒顿,约为兄弟,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。建武初,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,人居西河美稷,今离石(现属方山县)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。”《永宁州志》卷三亦有同样的记载。

南单于庭入驻后,在春秋时期的皋狼城遗址和汉代皋狼县城的基础上,进行了创造性经营,沿用并扩展为左国城。背靠东部大山,面向北川河水,依山就势,构筑城垣,东、南、北三面环岗而筑,东城墙沿山脊线而建,内外双城,严密捍御。内城呈长方形,外城随地形呈不规则形变化。总体建设为内城、西城、东城三个部分,成为城套城、城包城,内外结合,互为照应的军事防御体系。最外围周长9932米,总面积达到8.7平方公里。2006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左贤王,匈奴贵族封号,魏晋南北朝氏族贵族也使用。在匈奴诸王侯中,地位最高,常以太子为之。从汉文典籍记载的匈奴官号可知,匈奴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、适应本民族风俗、习惯的民族特色鲜明的职官体系,各个职官都有匈奴语称谓。由于语言的差异,匈奴族的各级职官是无法一律用汉语意译的。所以,有的官号是汉人依据自己的理解,在衡量其地位或职权后意译的。

建安十二年(公元207年),曹操作魏王时,在北方威望很高,连南匈奴的呼厨泉单于也特地到邺城(今河北临漳县邺镇一带)去拜贺。曹操把呼厨泉单于留在邺城,像贵宾一样招待他,让匈奴的右贤王回去替单于监理国家。

曹操素来与蔡邕交好,为他没有留下子嗣而伤心,当他得知蔡邕的女儿文姬流落南匈奴,就想把她接回来,左贤王当然舍不得把蔡文姬放走,但是不敢违抗曹操的意志,只好同意让蔡文姬回去。曹操立即派使者,携带

黄金千两,白璧一双,把她赎了回来。这年她三十五岁。

曹操看蔡文姬一个人孤苦伶仃,又把她再嫁给一个屯田都尉(官名)董祀。蔡文姬嫁给董祀,起初的夫妻生活并不十分和谐。蔡文姬饱经离乱忧伤,时常神思恍惚;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,生得一表人才,通书史,谙音律,自视甚高,对于蔡文姬自然有些不足之感,然而迫于丞相的授意,只好接纳了她,在婚后第二年,董祀犯罪当死,她顾不得嫌隙,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。当时曹操正在宴请公卿名士,对满堂宾客说:“蔡邕的女儿在外面,今天让大家见一见。”蔡文姬披散着头发光着脚,叩头请罪,说话条理清晰,情感酸楚哀痛,满堂宾客都为之动容。曹操被蔡文姬感动,于是亲自批了赦免令,派了一名骑兵追上去,宣布免了董祀的死罪。此后,她潜心攻志,整理其父遗著,完成了《续后汉书》,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做出了卓著贡献。

相传,自从曹操宽宥董祀之后,董祀感念妻子之恩德,对蔡文姬重新评估,夫妻双双也看透了世事,溯洛水而上,居在风景秀丽,林木繁茂的山麓。若干年以后,曹操狩猎经过这里,还曾经前去探视。蔡文姬和董祀生有一儿一女,女儿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为妻。文姬一生三嫁,命运坎坷。

《后汉书》卷84《列女传·陈留董祀妻传》记载:“陈留董祀妻者,同郡蔡邕之女也,名琰,字文姬。博学有才辩,又妙于音律。适河东卫仲道。夫亡无子,归宁于家。兴平中,天下丧乱,文姬为胡骑所获,没于南匈奴左贤王,在胡中十二年,生二子。曹操素与邕善,痛其无嗣,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,而重嫁于祀。”

文姬归汉与昭君出塞,汉代的这一进一出,留给后人多少扼腕而叹的感慨啊!

往事越千年,今天,当我们来到千年故都左国城,站在左贤王与蔡文姬曾经一起生活的王家洼,仿佛又听见曲中呜咽的胡笳声……

孔天胤儒学的准确定位

□ 吕世宏

目前有一种声音赞美孔天胤是明代著名程朱理学家,这一结论有违明代人判定,与孔天胤的思想实际存在抵牾,著名学者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归纳了有明一代的有影响儒家,并没有提到孔天胤。

孔天胤、赵讷皆吕梁明代文学家,孔天胤汾州人,赵讷孝义人以孔天胤弟子自居。万历九年孔天胤去世,赵讷撰孔天胤《墓志铭》,王缙为孔天胤在孔家祠堂撰《祀堂碑》(失传),可惜孔天胤墓地下落不明,其墓志铭自然也无出土之日。万历二十年,赵讷又写了《文靖先生孔公墓碑》,其墓碑未获清代县志重视,到民国年间王增昌先生抄录时已经剥蚀严重。不过残碑显示的赵讷对孔天胤的评价,对孔天胤历史定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《孔公墓碑》残文中,赵讷首先赞美了三晋多人才,从傅说开创帝王之学,到孔子弟子“子夏则以文学传西河”,后来三晋人才济济,文学家如司马迁、柳宗元,政治家如霍光、裴度、司马光,教育家如王通、薛瑄。最后引出文学家孔天胤。

如何理解墓碑上赵讷归纳的“河汾道学”?首先要理解赵讷说的“义学之秘为道学之塞”。义学当指讲求典籍经义之学,而程朱理学不正以讲解孔孟经典自居吗?世人赞朱熹“发圣门理义之秘”。所以赵讷批评程朱理学是学习河汾道学的障碍瓶塞,赵讷认为朱熹理义之秘阻碍了对孔孟之道的正确理解,这与孔天胤批评宋儒“坏人学术”是一致的。可见孔天胤赵讷等并不以程朱理学家自居,某些陋儒鼓吹的孔天胤为程朱理学家之说实际是一种误解。赵讷“河汾道学”不可以等同程朱理学,恰恰相反,是反对程朱理学的,孔天胤赵讷皆是阳明心学的鼓吹人。

赵讷说“王文中子继司马子长崛起龙门,道学为河汾一脉也”,显然赵讷的“河汾道学”指河汾之学。王通,隋代思想家,隋末隐居河汾之间讲学开创河汾之学。孔天胤自称“河汾孔天胤”反映了他赞同王通之学。王通主张恢复孔子学说原貌,研究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,并且将孔子学说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,主张三教合一,对混乱的隋末政治给予批判。孔天胤推崇的王中子河汾思想正是对程朱理学的排斥,故孔天胤私谥号“文靖子”赵讷“文直子”皆原本于王通之私谥“文中子”。即朱之俊说的“道气育人”。

赵讷对孔天胤的总评“(孔天胤)继子夏起于西河,盖文学足以继而传之”。文学,是孔门四科之一,指典籍文献词义研究。一些人否定孔门文学与今天“文学”之间的传承关系,其实文献讲解与文学创作都关乎写作水平,今天的“文学”是孔门四科之一文学的演变和发展。荀子曰“人之于文学也,犹玉之于琢磨也”,文学两字指写作和解释文字水平,古今未变。古代将从事写作的文人称为诗家史家,今天则统称为文学家。说孔天胤继承了子夏之学,即肯定了孔天胤是一位文学家,文章写得好的。故《孔公墓碑》重在肯定孔天胤的文学地位和河汾道学地位。孔天胤自然有自己的儒学观点,根据他的作品来看,倾向于王阳明心学,说他是著名(程朱)理学家,显然是不正确的。而且孔天胤理学明清时期并不被人重视,无论是《明儒学案》,还是明史都没有提及孔天胤。

最早表述为“著名理学家”的是汾阳新地方志资料,特别是汾阳网络宣传。2004年《汾州沧桑》表述为“榜眼、文学家、诗人、学者”,也说他“传承了程朱理学”,定位模糊。2017年《孔天胤评传》则表述为“是一位承前启后

的理学家”,也模糊不清。而黄震云教授的表达则较为审慎“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,文学家,一代通才大儒,著作等身,是元好问之后明代北方的学界领袖”。

结合赵讷写的《孔公墓碑》《孔文谷诗序》《孔文谷文集序》来看,赵讷对孔天胤的定位是文学家,认为孔天胤诗文俱佳,同时也肯定孔天胤的教育之功,是河汾道学教育的践行者。认为西河子夏河汾王通对孔天胤学派影响巨大,孔天胤儒学思想主张来自河汾之学和阳明心学,而排斥程朱理学。赵讷说孔天胤写作速度极快“口占歌咏,即为希古,言出为论,声即为律,当席挥毫,每出一篇,若凤构记”,这正是完成大部头小说作品的风格。孔天胤多次自称“外史氏”,赵讷说他创作《左国礼记》,左即东,礼记是生活笔记,“左国礼记”的实际意义指“东王(庆成王)生活记”,笔者私下认为当指《金瓶梅传》。孔天胤尽管有诗文传世,但并没有广泛流行,黄震云教授《孔子后裔和明代山西儒学》一文将他与元好问并举,认为是明代北方学界领袖,这是极高的评价,就其诗歌散文作品知名度来看难以当之,若以《金瓶梅》论则堪与元好问齐名,足以让他成为文学大师。



小的时候,每到数九寒天,我们乡下的小孩子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小小的手炉。

小手炉是自己亲手用红胶泥捏的,样式基本仿造家里的地老虎炉子,只不过因为它腰围实在太纤细了,根本不能由那么鲁莽的洋铁皮吸筒长驱直入,所以只能任它敞开口子。

它的样式实在是太简陋了,只有一个丑得像“肚脐眼儿”般大小的哨眼窟窿,让人看起来还有点俏气的感觉,算是能与外边的世界通风透气。

但,在孩子们心里,小手炉的样子并不“丑”——来,套上一个用细米丝拧成的小绳篓,明晃晃的;来,再添一把细碎细碎的玉米芯,或者木炭,红通通的;来,让我们鼓起腮帮使劲地吹吧,吹吧,丝丝的暖气开始氤氲着,弥漫着,飞舞着……

“红裤带!红裤带!红裤带!”孩子们舞动着手中的小火炉,兴高采烈地念诵着,雀跃着。

不一会儿,果然,小手炉发威了,一条一条的火龙纷纷现身了——他们和孩子们一样兴高采烈,在缭绕的青烟中上下飞舞,发出呼呼呼呼地声响,快乐地吐着长长的火舌……

吸溜吸溜的青鼻涕又怎么样,冻成冰冷的犁碴又怎么样,光脚丫从破了窟窿的布鞋中溜出来又怎么样,没有手套围巾又怎么样?

怎么,这样的排面,还有谁敢说不是威风凛凛呢?

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!小手炉就像娘那满布老茧的手,散发着无穷无尽的暖意,尽情地抚摸着孩子们那满是龟裂纹样的小脸蛋,无私地温暖了在那些小寒大寒中瑟瑟发抖的小屁孩儿……

隆冬之时,北风刺骨,冷意逼人。此刻,四壁透风的教室里,孩子们把脖子缩了又缩,平日威风八面的地老虎炉子居然就像被横幅打死的某易的暖气一样,奄奄一息了,坐而待毙了。

终于熬到了下课了,一部分孩子上蹿下跳想把地老虎炉子救过来,但捡来柴草早已熏完了,只能悻悻作罢!

关键时刻怎么能掉链子,这个时候,就有热心的好事人挺身而出,冒着烫手的危险,从地老虎的肚子里掏出一颗颗翻滚烫人的红“兰”炭,轻轻地塞进小手炉的“肚脐眼儿”里,“噗,噗,噗,啐!”,还有谁的小手炉没有在这甜蜜呼唤中满血复活?

“红裤带!红裤带!红裤带!”孩子们舞动着手中的小火炉,兴高采烈地雀跃着,念诵着。

不一会儿,小手炉真的发“火”了,一条一条的火龙纷纷现身了——他们和孩子们一样兴高采烈,在缭绕的青烟中翩翩起舞,发出呼啦呼啦的声响,快乐地屈伸着长长的火舌……

黎明时分,孩子们高高地举着红红的小手炉,穿过野狗出没的乱葬岗,穿过猫头鹰嘶鸣的小树林,穿过满是犁碴的小河边……看,在学校门口忽闪忽闪的,那不是冯老师的小手炉吗?

夜幕降临,孩子们高高地举着红红的小手炉,依旧穿过搭满冰碴的小河边,依旧穿过猫头鹰怪叫的小树林,依旧穿过野狗出没的乱葬岗……看,在学校门口忽闪忽闪的,那依旧不是冯老师的小手炉吗?

红星闪闪放光芒,红星闪闪驱黑暗,红星闪闪把路开!一群少不更事的红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,高高地举着红红的小手炉,就这样兴致勃勃地唱着,跳着,奔跑着,勇敢地走向植满七彩希望的春天!